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七〇冊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春秋

左氏傳續說十二卷·····	宋	呂祖謙撰	續金華	一
春秋講義四卷·····	宋	戴溪撰	敬鄉樓	八三
春秋經傳辨疑一卷·····	明	童品撰	續金華	一九三
春秋四傳私考二卷·····	明	徐浦撰	浦城	二一一
春秋四傳糾正一卷·····	清	俞汝言著	昭代	二六九
春秋稗疏一卷·····	清	王夫之撰	昭代	二九一
春秋規過考信三卷·····	清	陳熙晉撰	廣雅	三三一
春秋述義拾遺八卷附河間劉氏書目考一卷·····	清	陳熙晉撰	廣雅	四七九
春秋傳禮徵十卷·····	清	朱大韶撰	適園	五九三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一卷·····	清	顧棟高著	昭代	七七五

荀悅氏傳續
煉居

袁勵準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楸鋟

左氏傳續說綱領

學者觀史各有詳略如左傳史記前漢三書皆當精熟細看反覆考究直不可一字草草自後漢三國志以下諸史只是看大綱始末成敗蓋自司馬氏班氏以後作史者皆無史法

看史記又與看左傳不同左傳字字縝密史記所載却有歲月差互先後不同處不似左傳縝密只是識見高遠真箇識得三代時規模此學者所當熟看

司馬遷作史記却有變風變雅底意思惜乎却少正風之意

史記世家多書別國事如魯世家却書晉國秦國之類此皆是當時大事筆法最高不可不細看如此條例亦看史者所當知

司馬遷雖不免有些血氣爲學未純然規模終是潤使他克己爲學消除得血氣雖董仲舒亦不能及

一部左傳都不曾載一件閑事蓋此書是有用底書學者看得左傳熟時以下諸史條例亦不過如此

左氏傳續說綱領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此數句便是看左傳綱領蓋此書正接虞夏商周之末戰國秦漢之初上既見先王遺制之尙存下又見後世變遷之所因此所以最好看看左傳須是看得人情物理出

看史要識得時節不同處春秋自是春秋時節秦漢自是秦漢時節看史書事實須是先識得大綱領處則其餘細事皆舉譬如一二百幅公案但是識得要領處方見得破決得定切不可只就小處泥

學者觀史且要熟看事之本末源流未要便生議論

左傳一部三十卷其大綱領只有三節自第一卷至第三卷莊公九年齊桓公初出時是一節此一節霸者未興當時之權亦未嘗專在一國自莊公九年以後直至召陵之盟又是一節凡二十四卷正是五霸迭興之際此一節甚長自召陵以後直至卷末又是一節蓋當時晉楚霸諸侯凡南方之諸侯盡從楚北方之諸侯盡從晉自楚用子常以來以玉與馬之故遂執二國之君故蔡侯以子爲質於晉而

請伐楚晉荀寅又以求貨於蔡弗得遂辭蔡而不肯伐楚只緣要些小物事遂壞了霸業晉便失霸諸侯遂無霸自是以來吳與越却以蠻夷主盟諸侯當時吳闔廬正用子胥要霸諸侯蔡侯一東遂當此事都不成世界了此是末一節凡三節皆是左傳大綱領

孔子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與祿之去公室與陳恆弑君當作一段看蓋天下大勢浸浸至此亦非一日譬如傷寒傳經至七日病證極矣若初從醫者之說便下藥尙可調理若自此不從醫者之說則其病必入惡症不可復效當夫子請討陳恆之時亦是一箇時節當時魯君若從其說亦可轉而爲夏商周之盛惟其不從終所以變而爲戰國不可整頓

左氏傳續說綱領

二

孟子論五霸一段正是說春秋一箇當子細看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天子五載一巡狩舜典周官皆同此制當時巡狩非只是巡一方乃是徧四方巡之古之人君兵衛之出亦少所以易雖是一歲之中亦巡得徧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如舜典所謂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偶因所見以與之非徧天下而與之也故天子所至謂幸此略以匪之農耕之具者與之至於困窮之甚者諸侯亦自有罰養老尊賢俊傑在位此目是三事養老只是養老一事不必問其他如國老庶老皆是老尊賢只是尊賢不必問其他未論到才上俊傑是在位有才能者方養老時其間固是多賢只是專論尙齒意思未論賢否之如何方尊賢時其間固是多才只是尊賢不論其才之如何此是大議論須是經歷久遠方可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諸侯只是方伯連率如湯伐葛之類謂之伐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如義和而淫命胤侯以征之是也左傳載葵丘之會隱其五命而止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以孟子五命之事觀之見得左氏愛仲之深而於桓公之過皆隱而不書如內政之類皆是桓雖爲霸主而於五命之戒亦未免所有犯故左氏特隱之所以使後世不知桓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觀孟子左氏之言其意豈不盡見孟子之言出於無心故無所隱左氏之言拘

於有愛故欲隱其過然左氏在春秋亦可謂之賢大夫若子產叔向皆其徒也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牲是諸侯之牲束是備而不用此見齊桓威信兼著此只是仍舊舉盟時禮數故牲皆不殺初命曰諫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此皆是桓公命諸侯之辭即是君臣父子夫婦之三綱當時有管仲在所以曉得此諫不孝是楚世子商臣弑君之類是也易樹子是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之類是也無以妾為妻即桓公如夫人者六人衛姬鄭姬之類是也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賢是成德者所以尊之才是育而未成者須要保護之如唐元稹本自可取因言宦官遂見退黜被貶之後平日廉耻遂喪彰有德是土地閭田野治養老尊賢庶人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敬老只諸侯自敬其國之老者慈幼亦只欲諸侯撫其國之幼者賓旅是國之大事如國語所載周之秩官有曰敝國賓至闕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理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奸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

左氏傳續說綱領

三

左氏傳續說綱領

監濯膳宰致饗虞人獻饋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上三句總是一事士是入仕為官者世官見得當時大夫已世襲多了桓公已自無整頓處所以只說士且舉小者言之士既世官其位必有虛曠桓公又恐復用他子弟以權攝又戒諸侯曰官事無攝士既無世官其子弟又無攝則其為士者必取其賢才而用之取士必得又須是果得賢者方可蓋桓公與他改了條貫所以如此戒他毋專殺大夫如晉惠公殺慶鄭及殺里克之類是也五命曰無曲防正如戰國策所載西周欲為稻東周不下水戒他不得曲相防過無過繼蓋北方多是販米於鄭國無有封而不告如齊封衛晉封曲沃皆是此類凡封國諸侯不當專須當上告於天王然後封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諸侯之所以為三王之罪人也者皆由其大夫長逢其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

諸侯之罪人也

論孟論管仲併作一段此亦要看孔子稱管仲但言其功孟子却責以王者之佐夫子見子貢企慕聖學求造其妙一或過之則失其中雖言管仲之功亦是隨材而教子貢孟子見公孫丑性質卑下未明於理或推管仲之功則公孫丑必有歆慕之意而其趨向愈卑則孟子之責管仲亦所以教公孫丑霸者把也此說是

春秋自子產叔向死後氣象頹衰及到范鞅全是戰國人或謂子產叔向不似春秋時人非也子產叔向只是春秋時賢大夫只喚作春秋時人可矣如孟子在戰國却是不似當時人也

看得左氏亦是子產叔向一等人其記管晏叔向事皆連當時精神寫出深知精髓若不是此等人品無緣記得如此精神只記孔子事便無意思以此知杜預謂左邱明受經於仲尼其說難信

左氏只有三般病除此三病便十分好所謂三病者左氏生於春秋時為習俗所移不明君臣大義視周室如列國如記周鄭交質此一病也又好似人事附會災祥夫禮義動作古人固是於此見人吉凶亦豈專係于此此二病也記管晏之事則盡精神緩說聖人便無氣象此三病也

左氏傳續說綱領

四

左氏傳續說綱領

觀隱公一卷其間言王處甚多其中止有二年不書耳到桓文以後漸漸少又其後言王處極少蓋隱公之時王室雖衰而猶未甚衰當時尚知有王到後言王處少便見得當時全不以為事故王室之衰又不如隱公之時周自東遷之後王室便衰然初遷之始凡事尚可料理至隱公之時經四十餘年而故家遺俗猶有存者如臧哀伯之諫納郕鼎臧僖伯之諫觀魚申繻之對問名皆三代之遺制則其東遷之初又可知惠公平王三年即位在即位四十六年則春秋作時平王東遷已四十九年蓋春秋始於平王非始於周之東遷也春秋之始周家法度紀綱猶班班可考尚似可為若五十年之前便能整頓則文武之迹猶未墜也惜乎平王之不能振耳大凡天下大亂之後

須得大聖賢出來料理方可如桀之亂天下得湯而後治紂之亂天下得文武而後治平王東遷之後無一聖賢出來整頓所以直至於秦

東坡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使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大未敢貳也此蘇氏之論亦失於考之不精蓋岐豐之地自幽王大戎之禍作文武成康之舊都非復周家所有故平王遂以岐豐之地賜秦襄公使之自取此其勢非可以不遷也而蘇氏亦欲如晉王導不遷都豫章會稽之謀只恐此說與時事大段不相似

宋 呂祖謙 撰

隱公

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元年

左氏繼室以聲子生隱公一段須便見得隱公當立底意古者諸侯繼室雖以適而不以長然元妃苟無適嗣則庶長當立自先備皆有是說此理甚明今惠公元妃既無適子則繼室之子雖非適子却是庶長左氏首載孟子卒即載繼室以聲子生隱公一句而隱公之當立煥然無復可疑但隱公性質柔異大義不明却自以先君之故謙遜退避有不敢竟當之意初不知君位原不是兩間界做得底事此却失於不敢自做非不當立也左氏載下面仲子為魯夫人事則曰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言其有文如此耳實非夫人也桓公亦均之為庶子耳敘事至此則隱公之當立與否益易見矣只此一段正如法吏斷案善敘陳其事而法意自在其

左氏傳續說卷一

中此左氏具文見意處所以學者要看得詳細

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元

邾是魯附庸之國何謂附庸之國蓋古者封國之餘別有閒地故立以為附庸尋常閒地只散在諸侯之國故諸侯之有罰者則削其地以增為閒地若諸侯之有功者則以閒地而增封其國此亦如秦漢間置諸侯郡縣相似皆是犬牙相制底意故其閒地天子平時各自命王官掌之如周禮縣師是也縣師之職曰掌邦國都鄙之地所謂都鄙便是諸侯國中閒地論來縣師只當掌都鄙而兼言邦國則是統掌天下可知然而所掌亦是總其目耳觀春秋之初附庸尚有未命於王者見得諸侯之國尚有閒地在邾未命邾本非諸侯至後方得王命周之封建非舉天下皆為諸侯固有閒地參錯其閒所以能維持天下故如邾之類至此方封本亦周地耳今人止謂王畿千里之外皆封建非也如漢之郡縣亦雜於諸侯之間亦周之遺意

隱公求好於邾元年

諸侯初即位必與與國通好此乃相交際之道魯與邾為鄰自來相依倚邾小國固依魯魯得邾亦足以為重故不得不急求好鄭伯克段元年

左氏傳續說卷一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愛惡兩字便是事之因由大率人所以致骨肉之不相睦者多緣此兩字婦人常情每每如此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制地正是鄭國險害去處便是後來虎牢之地天下大形勢如此處亦自有數如今創闢之類莊公當時所以不與他時亦是莊公初間好意未必是恐難控制而不與之也故蔡仲當時之諫但引先王都城之制未嘗有一言遽傷其兄弟之情大率骨肉之間外人苟未知得果何如時安敢便有離間底言語看祭仲第二次再說亦不過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寵弟二字便見得莊公之意猶未露竟不曾分明說破指平當時殊無調護兄弟底情意便只就利害上說去公子呂又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自此詞語展轉忿激看得莊公初間亦未便有殺弟之意只緣事勢浸浸來了此所以遂成了克段底事如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此等語亦是狠愎者之常談至說多行不義必自斃與後來不義不暱厚將崩之語其意却不可回矣學者能細看此段亦儘見得人情物理

京不度元年

京不度此猶是周之法制當時人猶熟知之猶以違制為不可其後人不復言周多言文襄之制矣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元年

自古所建立國家維持天下大綱目不過數事如三綱五常天敘天秩之類聖人作書亦如此如鄭伯克段莒以姜氏遷之類則當時兄弟夫婦之間可見矣故標之於上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

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此見當時風俗制度皆壞處夫兄弟相戕此是天下之大變蓋君臣父子兄弟是內治制度紀綱是外治內外相維持皆不可欠缺今以兄弟之間相戕相賊如此則當時天下可知

穎考叔對鄭莊公元年

穎考叔開導莊公欲悔之心固善然莊公既已悔過自當直告以母子如初之理不及黃泉之言至可笑此何足復顧乃教之以偽以順其意何也蓋人各有力量極不可勉強穎考叔非不知正論然至此力量加不去只得如此說如孟子則不然其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其力量大矣凡人之進言多故為委曲遷就之語亦以此耳

公會戎于潛二年

魯會戎亦是戎狄通中國始見于春秋者

莒人入向以姜氏還二年

左氏傳續說卷一

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是三綱底事可見天下之盛衰大抵天下

之所以治者只是君臣父子夫婦

司空無駭入極二年

司空無駭入極注云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古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而實各兼六卿之事故三卿皆取天子之次者司徒冢宰之次司馬司徒之次司空又司寇之次至後漢三公所謂司徒司馬司空却只用了諸侯制度

周人將昇虢公政三年

周東遷既衰而其舉措皆無一當者所以衰鄭當親反疏之虢將亡之國反倚之至于交質取禾之類君臣之禮亡矣

秋又取成周之禾三年

成周之地今人多不能分往往以王城為成周不知成周與王城自兩處蓋天王所都處謂之王城頑民所遷處謂之成周王城即河南縣成周即洛陽縣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此

便是河南縣我乃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此便是洛陽縣然此兩處皆統屬於河南郡分別名字便有兩般其地相去亦不甚遠只都在一郡中如今錢塘仁和是也書洛誥詩王風及後漢地理志言之甚詳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三年

宋是二王之後官制又與諸國不同故有大司馬孔父亦當時用事底臣故以殤公屬之

宋宣公可謂知人三年

左氏載宋宣公殤公之事而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殤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而公羊又曰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此論皆未確蓋宋是繼殷之後殷禮或傳子或傳弟商之法度自來如此故宣公之於殤公却不是讓禮記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微子舍其孫而立行以此觀之宣公以其子之不賢遂舍子而立弟未為不是殤公不傳諸子而必歸於殤公此所以兆亂也故宋之禍在

左氏傳續說卷一

穆公而不在宣公

齊衛盟于石門三年

齊僖公亦是顯諸侯當時亦能糾合諸侯盟會已有五伯之漸故

國語謂之小霸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三年

左氏敘此一句亦要見他族類之貴處

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三年

柳子厚作六逆論乃曰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遠間親新間舊蓋言任用者之道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問之其為理亦大矣而可舍之從斯言乎晉厲公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公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城瑣而疏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恃也顧所信如何耳子厚之論亦是一說

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四年

衛桓公即位至是歲已十五年尋常人只見傳文相接將謂桓公即位便爲州吁所弑不知亦即位許久傳只是先經始事耳觀書要當熟看細考不可草草也

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四年

杜氏謂諸墓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此春秋時法也且言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而曹人請于晉曰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是罪則君列諸會矣蓋前年成之會負芻在列故不可復討也盟會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五年

春秋時蒐亦有兩般有因時而蒐有因事而蒐臧僖伯之所舉者便是因時而蒐如僖二十七年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三十一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盾爲卿文六年蒐于夷舍三軍

左氏傳續說卷一

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盩易中軍如此類皆因事而蒐非因時而蒐然而立一將舉一事必因蒐而後舉者何故古者車徒卒伍無事之時皆散處于田野郊甸之間事不能以盡知唯蒐時農民畢集皆聚在一處所以因蒐而舉者正欲使之公然知得適是與眾公共底意思況蒐時又不是徒然耀武辨等列順少長又却是寓此禮意在其間故蒐之本意只欲蒐索獸之不殫者亦以兵是凶器不得不略殺一兩件以銷鋒兵氣四時必講亦以舒民之勇氣也自秦以來三時皆廢止于秋時講武世之論者遂謂古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以此看來乃自秦以後法非古制也春秋經書蒐齊猶書狩尚多有之唯苗一事雖不載于春秋或存或廢制度猶在自秦漢而下存者唯狩而已以後漢禮儀志考之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以書五戒月令章句曰寄戎事之教于田獵武事不可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于田獵開肆五兵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爲不敬田不以禮爲暴天物周禮

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王執路鼓諸侯執黃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鐃公司馬執鐃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士卒聽聲視旗而前却春教振旅以蒐田夏教蒐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獮田冬教大閱以狩田春夏示行禮以取禽供事而已秋者殺時田獵之正其禮盛魏書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于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入陣進退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秦漢間制度如此殊失古意矣

王助曲沃伐翼五年

爲天子反助臣以攻君可見周無政是亦異號政之類王命虢公伐曲沃五年

復命虢公伐曲沃顛倒錯亂失而復失大抵國之將亡皆如此耳

左氏傳續說卷一

公問羽數于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五年以公羊考之天子八伯諸公六諸侯四士則無舞劉原父曰所謂士者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舞之儀安能二伯而施之乎周禮舞師之職凡小祭祀則不與舞小祭祀者王服玄冕之祭也王服玄冕不與舞矣士服玄冕反舞之乎且玄冕又非士所當服者劉氏之論極是然以是說攷之亦未可信以左氏爲非蓋周家七八百年中禮之更改亦不只是一次公羊左氏或前後更改不同各以所聞記之亦未可知正如後世之法亦不知是幾次更改叔父有憾于寡人五年

隱公資質近厚故不忘人之一言

九宗五正六年

九宗五正此乃唐叔始封受姓者也至春秋時猶存諸侯皆有世家雖或存或亡大略可見也古之建國天子必有諸侯諸侯必有世家世家之下又自有家臣之類更相聯絡更相維持根盤節錯

所以能久長譬之如木有根有幹有枝有葉自大而小此理之必然故上下亦相親附雖衰亡亦不至於遽至秦以後無復此意後世君臣皆是暫時假合若偶然相遇初無悠久以相維持之志故易於土崩瓦解此不可不知也

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

六年

此見得周室之衰處先王盛世諸侯貢賦入于畿甸各有常制京師安得來告饑于諸侯告饑于諸侯者是諸侯之貢賦不入于天子故王室始下告于諸侯耳然魯在當時猶爲之請糴於四國以紓王室之難此又見得當時猶以王室爲事在

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泣盟王申及鄭伯盟歆如忘

七年

如忘者精神不在於盟也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此數句足見五父之賢矣其至於與鄭伯盟時亦不過數年間耳何其先後相反之甚以墓門之詩觀之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詆之而序詩者以爲

左氏傳續說卷一

七

刺陳佗無良師傳以至于不義惡加於萬民焉蓋陳佗初問數語以其本有善心資質自好後來只緣師傅不善朝夕相與處者非其人故蕩散其心術鑿壞其資質所以至此以此知人之善惡本無定分只在朝夕所相與處如何耳學者于此不可不時警省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

七年

此見得古制尙在處

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眾仲

八年

古者有姓有氏有族姓出于一而百世不可易者謂之姓別其枝派各取以爲號者謂之氏合而言其一派之所自出者謂之族如齊本姜姓則姜氏之正派者便是呂氏其他如申國許國之類雖同出於姜姓而支派却別後世姓氏殺亂已久俱失其所從來今之所謂姓却是古之所謂氏

命氏爲族

八年

命氏爲族此三家之漸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

十一年

古者大夫家無私甲有事則授之于廟往往所藏處別自有去處與大廟當不甚相遠如鄭授兵于大宮魯莊公治兵于廟楚武王授師于焉之類皆可見蓋春秋之初此制尙在後來欲侵伐則便自去侵伐皆是家有私甲如襄十年子西聞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不聞授之于廟也此皆是古制壞亂處

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

十一年

親考叔初聞慈祥禮悌之意能感動莊公念母之心決非是一時幾句言語所能感動也是他平日工夫到後方能如此然以前日之工夫如此而終不能充于爭車之時者何故此只緣境界移換了蓋用兵行師以殺敵致果爲義其勢似易至於爭考叔却被此境界牽動了血氣故挾轉之時不勝其忿而遂忘其身使其在家庭間決不至如此以此知學者做工夫果是難故易之損卦曰君子以懲忿窒慾聖人說損只說此兩事忿必下德字慾必下窒字

左氏傳續說卷一

八

此最有意蓋忿譬猶火慾譬猶水火若不止遏時必至于燎原當其發時便須撲滅故君子之于忿也須十分用力懲創水若浸浸不已必至于淪溺必須無一毫罅隙方可故君子之于慾也便須斷然塞斷了此二事惟勇於義者能之是故成德之士在宗廟則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在軍旅則豹舄錯衡入鸞璫瑜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瑜蔥珩都是境界雖變而他原不曾變

鄭入許

十一年

春秋之初猶以滅人之國爲異故鄭入許而不敢有其後滅國則自有之如縣陳之類人見之漸熟不以爲怪也

鄭伯使卒出穀行出大雞以詛射穎考叔者

十一年

此須是看行卒之兵制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大者出穀小者出大雞此各以人數多寡爲等差耳若尋常盟則用牛用牛則其禮重哀十五年衛蒯聩與伯姬與穀以盟盟不用牛而用穀者蓋

當時太子未立不得從人君之禮

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

十一年

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古者王畿有六鄉六鄉外有六縣六縣外有都鄙此古采地之制未嘗世襲但世祿耳自春秋以來采地諸侯始世嗣

左氏傳續說卷一

左氏傳續說卷一

左氏傳續說卷一

宋 呂祖謙 撰

桓公

公及鄭伯盟于越二年

鄭與魯盟此載君初與諸侯會盟

見孔父之妻于路元年

妻而使人見于路此治容誨淫之類宜其及禍

師服論名子二年

晉之師服魯之滅僖伯申縉之徒皆是國家所咨訪庶人蓋古者諸侯之國必有知典故備訪問庶人所以三代之源流先王之制度不至於斷續而不知者正緣有這般人在春秋之初尙多有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二年

左氏傳續說卷二

二

此數句皆是左傳中大綱目學者惟經歷久看書多然後深曉得今晉句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二年古者所謂句亦有兩般有義句之句有侯句之句禹貢曰五百里句服此是義句之句周禮職方氏曰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此是侯句之句如周襄王謂規方千里以爲甸服鄭子產謂列卑而貢重者句服也此皆是以王畿爲甸世俗習熟多呼爲甸正合禹貢之制如師服謂今晉句侯也子產謂曹爲伯甸此謂是晉以諸侯而在甸服曹以伯爵而居甸服正合成周之制今晉師服曰晉句侯也本既弱矣師服指甸地以爲本弱則此句在侯服之外可知蓋去王畿既遠故其地小古者大率地近畿者土廣而貢重地遠者土狹而貢輕何故舊時海島之地亦有十里之國以此見愈遠愈小侯服近畿想侯服之地必多於甸地也子產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公侯伯子男古者分土爲三只有此三等公侯一

等伯一等子男一等公侯一等其貢重伯一等其貢稍輕子男一等其貢又輕今鄭伯男也使之從伯本等之貢已爲重矣又使之出公侯之貢則豈不甚重觀此兩句最見得古者分土爲三一甸一侯一男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大抵周禮所載皆與其他書合惟此一處却有可疑恐是後來諸侯欲侵占土地者私廣其數目耳且以孟子攷之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以此攷可見古者三等之制又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古者公侯皆是百里如何便有三百里四百里之制況孟子正是當時人豈不可信國語謂鄭伯男也鄭在男服此說亦通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逐之三年此正是後世母后專權之漸

左氏傳續說卷二

二

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四年此非是秦執以屈辱他卻是有意納他所以先執歸去十年秦遂納芮伯秦本周敵而之地去周最近周宜親倚之觀此時猶相親其後漸疏矣王奪鄭伯政五年周將亡舉措無不失失之又失至於此無復可言矣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執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五年古者天子六軍今桓王何故只有三軍鄭何故卻有左右拒及中軍蓋周室衰弱不能備天子六軍之制鄭欲當王之三軍就一軍中分出左右拒故有三軍鄭命二拒曰庸勳而數旂中軍之旗鼓二拒之鼓古者每軍主將之車必有一鼓如國語曰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則此中軍亦當有鼓今中軍乃動旂而

不動鼓何也蓋車進則鼓動今鄭欲先命左右拒以擊陳蔡衛則中軍尙未動所以鄭中軍以旂爲號令也

魚麗之陳 五年

只緣鄭既分左右拒以當三國則中軍人少不能敵王三軍故先偏後伍分開人數使行陳廣闊足以當王之三軍蓋左右拒只在兩邊當蔡人衛人陳人又不能當王之左右軍也古者車制每車必有甲士三人如主將之車則主將居中御戎與右却在兩傍如非主將之車則御却居中兩邊却有左右故在主將之左者謂之御戎居車之中者只謂之御御之職掌馬之六轡右之職掌執戈矛哀二年鐵之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將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清人之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此皆見得御與右之職事

戰于緇葛 五年

左氏傳續說卷二

緇葛之戰此是周室大變處自此後如陳如蔡如衛之屬竟不見來從王室蓋自此一敗後諸侯皆解體矣

楚武王侵隨關伯比言於楚子曰漢東之國隨爲大 六年

觀楚經略漢東之初便欲滅隨而隨終不爲楚所滅者何故蓋少師死季梁在諫行言聽無人阻撓其謀故楚不敢滅後來却反以厚意結隨以爲助使之勿救援小國故漢東之小國盡爲楚所滅而隨獨終春秋之世如所謂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寔盡之隨密邇於楚楚寔存之世有盟誓至今未改看此兩處便見楚常結隨而不滅隨處

楚略漢東 六年

楚初盛時橫取湘漢一帶漸至中國如敗鄧會南諸侯盟貳軫州蓼皆是

隨人使少師董成 六年

董成如泄盟相似蓋兩君不親相見故使人往臨之

季梁日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 六年

古人說治民必言事神蓋人君是神民之主天下國家只是治民事神兩事周禮一書自初至末亦只說此等事見得古人以實事看神如後世以神爲虛誕文具了春秋之時神民所以並說者只實見其不是虛誕且如學者不曉屋漏不欺暗室此便是知有神處上思利民忠也 六年

尋常以誠事君謂之忠如隋煬帝下詔非不說要利民只此心不誠於爲民故謂之忠則不可古人上下常通說此一字如孟子曰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仁矣必曰自反而忠既說禮與仁而又必說忠者何故蓋亦欲考驗此心果如何也一部左傳所以多只說一箇忠字自秦漢以來簡冊中此字始斷絕

祝史矯舉以祭 六年

所謂矯舉者如無嘉德而曰嘉栗不能馨香而曰旨酒之類皆謂之矯

左氏傳續說卷二

率牲以告日博碩肥膷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瘠蠹也謂其備膷咸有也 六年

既說博碩肥膷何故又說備膷咸有此兩句似重然細看來博碩肥膷是大綱統言牲體備膷咸有各自以其類而言之如用太牢則牛羊豕三者皆相似乃可如三者之中有一不稱則不得謂之咸有此四句各不相似故杜氏謂其實皆當兼此四者看他下兼字便見得杜氏不以爲同處

所謂馨香無譏惡也 六年

無譏惡便是所以爲馨香處且如一家中所以謂之馨香者必其父子兄弟中和睦而無乖離之意乃可謂之馨香所謂馨香無譏惡也兩句最有味

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福祀 六年

此四句自有次第

北戎伐齊 六年

當齊桓未霸以前戎狄橫行於中國滅衛伐魯伐周之類甚多自管仲相桓公之後方能攘之所以孔子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之歎須看當時事體然後知聖人之語不妄發

諸侯之大夫戎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六年

春秋時班次亦有兩般無事時則以爵尊者爲先出師時則以主兵者爲先隱五年邾人邾人伐宋邾在鄭之先邾主兵也桓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齊衛在鄭之先王爵也今鄭爲齊伐戎如以主兵例論之自合居先而魯以王爵論故居後又如踐土之盟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盟府夫魯弱國也蔡小國也如何却在鄭齊之先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此所以周班爲先後也戎齊見當時諸侯猶相親附猶相扶持

鄭忽辭齊昏六年

忽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非奮然誠有志也蓋其爲人淺狹而多所拘牽暗滯而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子然以文義

左氏傳續說卷工

五

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志而深求其實則資之弱固可彊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爲善有名而無實所以卒見嗤於祭仲而爲詩人所閱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也蓋昭公但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而所謂在者初未嘗做工夫也

季梁曰楚人尙左君必左八年

楚人所以尙左者蠻夷之俗也蠻夷以左爲尙如左衽之類皆是

中國則以右爲尙

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八年

謂君當與王爲敵

王命魏仲八年

此皆畿內諸侯周之舊制畿外諸侯則世襲畿內者則皆隨其所職且如爲卿則有采地或免或死則已不世襲也其後乃亦世襲周之王畿皆爲人所有所以益弱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期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期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于鄧鄧人弗受九年

此見得鄧全無政刑處道期巴客之聘既及鄧境而鄧人敢于殺而奪之則鄧之綱紀盡可知矣及楚薳章讓鄧之時則鄧人之罪鄧所必討而鄧反助之蓋國家將亡則綱紀都無後來楚文王遇鄧而三甥請殺文王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縱使是時殺得楚文王鄧亦不能久存蓋鄧人奪幣之時鄧之亡形見矣左傳中如此等處最要者

號仲諸其大夫詹父于王十年

號仲是王之卿士詹父是王之屬大夫假使詹父有罪號何故不自討而必請之於王蓋大夫命于天子而屬於號仲非號所能私討也如今相國府有左右司之屬六部有郎中員外之屬相似此號仲所以必訴之于王

左氏傳續說卷二十

六

鄧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夢伐楚師莫敖惠之十一年莫敖楚官也楚初只有莫敖後來彊盛時又有令尹故令尹之權卻重莫敖一官雖存而權反居令尹之下矣

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十一年

封人是治封疆之官祭仲以封人而入來執政得見春秋之初尙未世襲在蓋官人以世非古之制度乃武王數封之辭

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十一年

此盟是要盟要盟義所當背如孔子謂之盟孔子過蒲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聞甚疾

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也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楚伐絞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採樵者以誘之十二年

行軍之法有正軍有役徒正軍是行陳之兵役徒是供役使之兵如采樵底人乃是役徒非行伍間執干戈弓矢者也然役使采樵時却必使正軍扞衛以往今欲爲計以誘殺入故請無扞衛二十八年樂枝使與與柴而遁昭十三年衛請楚芻蕘者皆是采樵之役徒也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十三年

鬬伯比既知莫敖之必敗不便明告于楚子而使追屈瑕却待鄧曼之說而後方使賴人追之還延了許多時節何故蓋此不是伯比不肯直諫楚王恐是楚軍法軍行而沮撓軍謀者則有刑故伯比微諷而不徑言之意欲使楚王自悟耳婦人不預軍事而楚王入告鄧曼者蓋師已盡行而又欲益師訝其說而入言諸家人耳此亦人之常情也

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十三年

左氏傳續說卷二

七

眾謂士卒諸司謂偏裨之將

楚師盡行十三年

楚伐羅一小國其師盡行則當時楚亦未甚大

楚有羣帥十三年

楚之政事如此便自是將興氣象

莫敖屈瑕十三年

屈瑕終始三事博議論得却是大率博議中議論自今日看來十全精確者大段有數蓋此書舊日一時間意思耳

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十四年

左氏所謂禮非左氏自說乃是周之典禮蓋夫子未筆削春秋時魯史本謂魯春秋魯春秋之法合於周禮者則書不合於周禮者亦書所以示勸戒也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今左氏所謂禮也之類便是然其中却有兩般有周之舊典禮經又有春秋當時之所謂禮如鄭以齊人朝王禮也祭公

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曹人致餼禮也此皆古之所謂禮也如大夫三月同位至如君薨卒哭而禘之類此皆是春秋當時之所謂禮左傳書禮處極多要須編輯作一處看方見得兩般分明古之周禮非今周禮之書今周禮之書只可謂之周官

鄭子人來聘盟十四年

杜氏曰其後爲子人氏此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者

宋人以諸侯伐鄭焚渠門入及大遼十四年

遼是道路之名如莊二十八年楚伐鄭眾軍入自純門及遼市宣十二年楚伐鄭入自皇門至于遼路在鄭多謂之遼在齊多謂之莊在魯多謂之衢此皆各以其國之道路廣狹名之遼道方九軌車兩輪間曰軌一軌凡八尺九軌七十二尺計十二步而周禮註九軌不名遼爾雅曰九遼謂之遼杜氏謂道方九軌爲遼者彼以鄭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九軌然鄭有九遼之道未可知或只是容得九軌亦未可知此正如蜀中棊盤市之類

左氏傳續說卷二

八

天王使冢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十五年

杜氏謂車服乃上之所以賜下如舜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益稷曰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是也然書中所說車服亦各不同如舜典所說乃天子所以賞諸侯者益稷所說乃人君所以賞士大夫者此兩般亦所當然至於不私求財則諸侯自有常貢如禹貢九州之賦各貢其方物若過求之則爲私求財矣以天子下求車此雖非天子之體然天子不能自辦而所以下求於諸侯者亦見得當時諸侯常賦不供敢於慢周處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鄭十五年

當時雍糾不享於家而必享於郊者何故蓋祭仲是鄭之權臣黨與盛強就享於國中則救援多至必難誰何所以享諸郊者特地使他出在遠地使他黨與卒來不得故殺之也易如陽虎將享季氏於蒲圃而後殺之之類相似蓋圖與郊皆國外之遠地而季氏與祭仲皆一國之權臣

諸侯謀納鄭厲公十五年

昭公止嫡出奔並無入欲納之厲公庶子緄出奔而諸侯即謀納之蓋昭弱厲強可見當時不論是非只論強弱人情大略類此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于告之使行不可及行飲以酒壽于載其旌以先盜殺之十六年

壽于將欲免急子而必載旌以先者何故蓋旌旗屬凡使者出竟則有旌儀禮聘禮云使者載旌及竟又云及竟張旌誓乃謁關人入竟欽旌乃展又云及郊又展如初註曰旌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此古使者之制如此壽于所以飲之酒者正欲使之醉而後可竊旌以先往也自常情看來壽與朔是同母弟朔既讒構急子則壽亦宜同構之也今乃導急子使行又欲以身免其死此最是賢於人處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

左氏傳續說卷二

九

哉然以道理論之急壽之死亦有未盡處父有過于當掩護而正救之爭相為死是暴其父之過也此未得為盡事親之道必如舜之號泣大杖則走然後能盡事親之道

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十七年

疆事云者謂此疆場間微事耳為疆吏者當自區處足矣何必來告若如契丹來求關南地之類此却是大事須當請之於朝廷非邊將所能自區處得了若只是邊鄙間時復侵掠五里或十里此亦常事耳何必一一浼朝廷之聽

高渠彌弑昭公十七年

鄭莊公聚權謀之臣於朝雖可以立一時之功快一時之意然只莊公可制服之繼至莊公薨百態交作都無一豪節義如渠彌之弑昭公如祭仲之逐厲公都不知義理所在蓋此曹平日只理會得權謀上有人制服則為用而不敢肆上既無人則自用其權謀自擇其便利何所不至耶君子非不欲快一時之意用權謀之士

也所以獨取忠厚長者蓋為長久之計耳

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十七年

此一句是左氏譏昭公處言其特能知之昏而不能去之意自見於言外此正是惡惡而不能去也左傳中如此處皆左氏筆高含不盡意

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十七年

復是報復之復謂昭公初間只是惡渠彌而渠彌後來却弑了昭公以為報言其報之之甚也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緄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十八年

左氏所以載申緄諫辭一段者便要見得姜氏是第一次如齊處言前此未嘗如齊至此方往故申緄以未曾有此遂入諫耳故左氏因以諫辭繫之大抵作史之法皆如此後來文姜如齊不知其幾而都無諫者何故以此看來此行是第一次尤分明

左氏傳續說卷二

一

人曰蔡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十八年

此見蔡仲全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底人且昭公是祭仲所立渠彌既弑昭公仲何故不討而又事子晝況仲在當時專據兵權非力不足蓋當時厲公在櫟自櫟入鄭地殊不遠仲若討渠彌時正恐厲公乘隙而入蓋厲公又不是無能底人仲所以顧一時利害且安順過若以賢者處之安肯如此

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禍國亂之本也十八年

並后如褒姒申后之類匹嫡如齊信公寵夷仲年之類兩政如狐突諫晉太子曰外寵二政是也謂如政當由中書出而今却自近習出之類禍國如鄭京城晉曲沃之類

左氏傳續說卷二